

尚書

2009 NO. 1 主编/胡万里
吉林美术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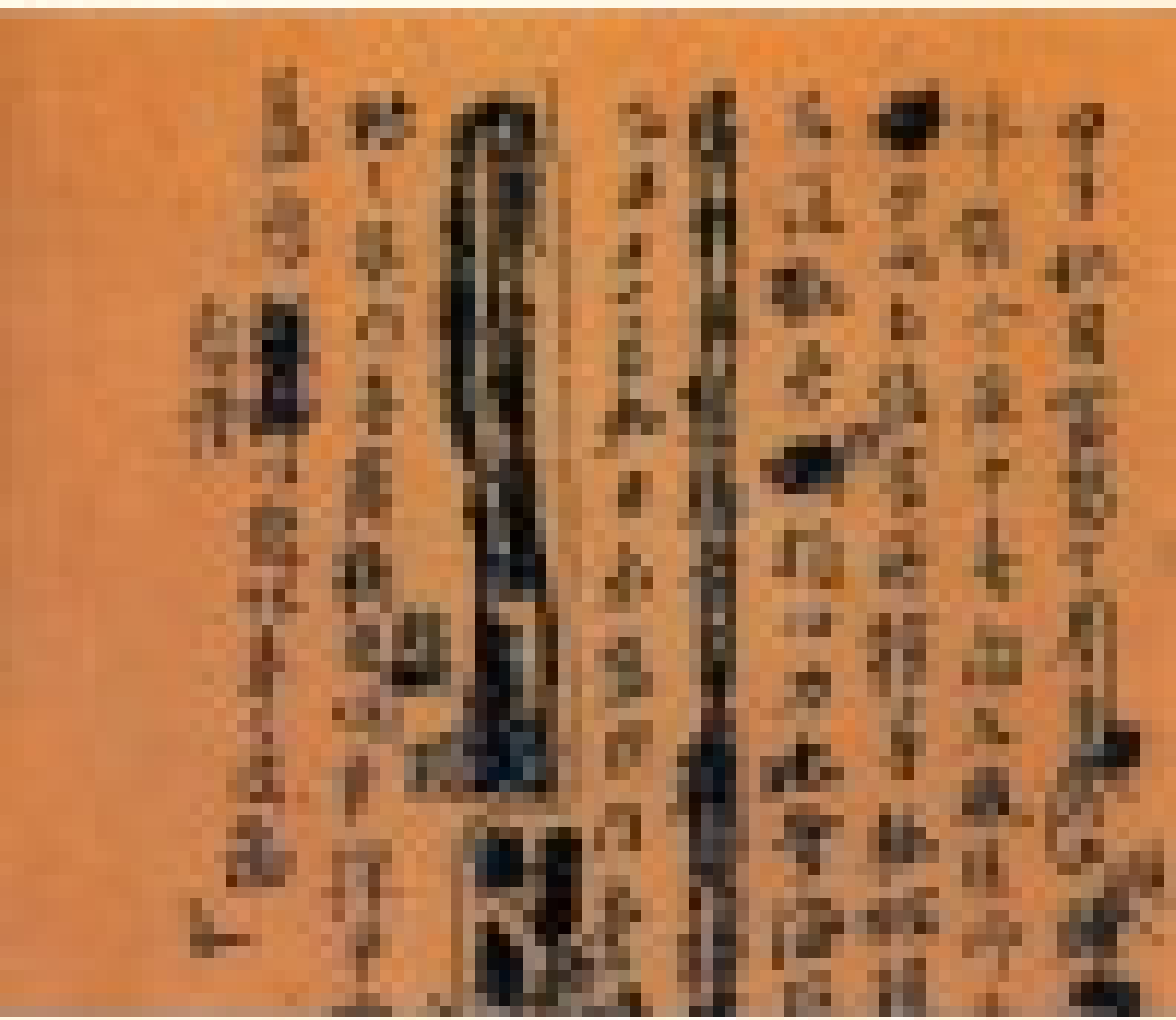
秦皇岛之春
中国书法精英邀请展

甲子秋月富陽丁君季房居士贈
半載今歲中喜聞元盛法師
付之亦後有所檢尋輒披頻
反復翫索損心力比考海
乙丑十一月九日永寧山門弟
持行菩薩猶迷何幸採乎此
益悲
題記奉
虎

尚圖



尚圖



001220608

J214/302

國尚

主编：胡万里 2009年第1期

 吉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尚/胡万里主编.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09年.4 ISBN 978-7-5386-3093-0
I. 国… II. 胡… III. 文化. 艺术—中国—
当代 IV. J214 吉林美术出版社
CIP数据核字 (2009年) 第009948号

顾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镛 龙 瑞 沈 鹏 张荣庆
张 晓 凌 郎绍君 程大利 曾来德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建光 王东宁 王厚祥 王伟
王文学 邓 刚 李 明 乔海光 郎岗锋 陈 飞

主 编: 胡万里
执行主编: 朱荣贤
张德林
运营总监: 郭娟娟
编 辑: 闫丽雅 李 芳 王小义
设计总监: 刘 强
图片编辑: 汤小雨
网络支持: 《书艺公社》网
中国画坛网
出品人: 北京国尚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國 尚

2009年 NO.1

出 版: 吉林美术出版社
发 行: 新华书店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刷: 中国文化出版社印刷厂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386-3093-0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辑部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乔庄东区2号院34号楼204室
编辑部电话: 010-81580248 13811673581

封面: 弘一手札 (局部)
封底: 国尚画院室内一角
封二: 弘一信札
封三: 张荣庆书法作品

八月廿六日下午五时

持致

弘一法師

石

余於未命經前
時終時既命格後
皆先妙蓮蓮耶
一人負責他人
皆不能
干預

晉江信箱第十一號

弘一信札

dc162/05

目 录

前言

序

品读经典

弘 一	4
-----	---

特邀嘉宾

张荣庆	10
孟令芳	12
魏 哲	14
黄金元	16
王文杰	18

书坛精英

方建光	20
顾柯红	22
韩英河	24
胡庆恩	26
朗岗峰	28
乔海光	30
童孝镛	32
王 伟	34
张德林	36
张维忠	38
张忠勇	40
周 博	42
周建初	44
王东宁	46
李国胜	48
李 明	50
王厚祥	52
许飞飞	54

目 录

前言

序

品读经典

弘 一	4
-----	---

特邀嘉宾

张荣庆	10
孟令芳	12
魏 哲	14
黄金元	16
王文杰	18

书坛精英

方建光	20
顾柯红	22
韩英河	24
胡庆恩	26
朗岗峰	28
乔海光	30
童孝镛	32
王 伟	34
张德林	36
张维忠	38
张忠勇	40
周 博	42
周建初	44
王东宁	46
李国胜	48
李 明	50
王厚祥	52
许飞飞	54

前言

写字、画画的人，在现在看来越来越不像文化人了，但在“五·四”之前那可是绝对的文化人。

现在的书画家越来越没有时间学习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了，也不想忍耐着寂寞，在青灯下、黄卷中，去找寻那不能立刻就能实现经济价值的思想了，他们急功近利，追求短平快，得到了形式，丢失了内容。现在社会上有文凭没文化的人很多，而在我们书画界里，书画家没文化的也不是个别现象，这就导致其作品徒有躯壳，不能让人流连品味，书画作品最终将沦为浮浅的纸上娱乐。

所以我们提倡要做书画家，首先要做文化人，不能做书画手工业者。古人说“功夫在诗外”，中国书画家的功夫，当然在中国传统经典文化中。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经典文化就是书画家的精神家园，让我们共同努力，构建我们新的家园。只有这样，我们的艺术作品才是有价值的，才会在世界艺术的银河系里熠熠生辉！

序

写在《国尚》出版之前

在“秦皇岛之春——中国书法精英邀请展”之时我们推出了《国尚》，既是展览会刊，也是《国尚》系列刊物的第一辑。从开始到编辑工作的结束，我们都惴惴不安、如履薄冰：害怕第一辑做的像个画册，害怕别人会像对待街头收到的传单一样对待我们的家珍，害怕我们的工作对不住给予我们展览巨大支持的师友们。终于在惴惴不安的努力中迎来了结果。

不说我们经验不足、时间仓促之类的托词，相信大家可以看出我们曾努力的痕迹和我们继往开来的决心。

接下来的话虽然有些俗套，却是发自肺腑：感谢秦皇岛市京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对我们活动的大力支持，感谢秦皇岛市书法家协会及相关领导对此次活动所在的工作，感谢李宏升兄对此次展览的组织协调工作，感谢对此次展览给予支持的师友们。

这个单子接下来还有很多，我决定不再往下列。总之每一份支持都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胡万里

2009年4月27日深夜于国尚书画院

弘一法师的山中传奇

——诸艺俱废 惟书法不辍

1918年旧历7月13日，杭州虎跑定慧寺，一场披剃仪式正在举行。此时此地，此境此情，仿佛一个传奇。从此，尘网中少了名士李叔同，佛门里却添了个弘一法师。李叔同，从追求戏剧、音乐、书画、辞章的绚烂妙趣，一变而为持守律宗苛严的戒律，翩翩公子忽成青灯黄卷终老一生的僧人，两段人生轨迹似乎两重天地。在他，出家可谓壮举。

而更毅然的是，他打算从此“诸艺俱废”，在俗所有笔砚碑帖、书籍书画、乐器都送给了朋友弟子。不过，法师未能履言。因为同年九月，他就应范古农之请，另购笔墨纸砚，开始给人书写经偈。于是，“诸艺俱废”转为“诸艺俱废，惟书法不辍”，后者，就成了现在众口相传的山中传奇。可是，法师毕竟与艺术夙缘已深，他不但没有“诸艺俱废”，甚至也没有紧守“惟书法不辍”，此后还染指绘画与音乐。据姜丹书记，法师“晚年画佛像甚佳……笔力遒劲，傅色沉着”，尽管“所作绝少”；他在俗时的学生刘质平还回忆，法师曾与弟子共同为佛歌谱曲，并手书《清凉歌词》，“分清凉、山色、花香、世梦、观心五页”。那么，“诸艺俱废，惟书法不辍”的传奇就完全被打破了。我们该如何看待弘一法师从“诸艺俱废”到“诸艺未废”呢？

他原本想“诸艺俱废”，此举当然在佛理之中。佛家哲学是解脱之学。佛学认为世间万般现象，桎梏在无限因果网中，有不自有，生不自生，所以幻灭无常，流转不定，这就是所谓“万法皆空”。如此，人生利欲种种，也是虚空，对此苦苦求索，尽成执著，不如化去而得解脱。而且解脱也不繁难，完全系于一念，只需看破诸多执著，则我欲斯而斯境至矣。所以佛学追求的至境纯由心造，完全是一种虚灵的心灵境况。与其他经验中的事物相比，这心灵的境界可说是自生自有，无所倚待，所以是一份大自在、真解脱。这样，艺术自然也在破除之列。因为它必须倚借技巧规律抑且耳目口舌，那也算得是欲是念是“有待”。

虽然艺术可以因为技巧合于规律而摆脱感官的眩惑，产生一种优雅的气度，从而别具超脱之感。可是这种超脱感与佛学的理境并不相同，我们必须明白这两者的区别：艺术“有待”而自在，佛学“无待”而自在，双方高下，不辨自明。如果弘一法师真能“诸艺俱废”，那么，这种斩断一己私欲的决绝，正显得佛学的境界比艺术更纯更美。

然而法师对艺术始终未能太上忘情。他诸艺未废，只是自己情念未绝，起初范古农之邀只是助缘罢了。有一桩逸事可以为证。他在寺院作字，刘质平往往侍奉左右，他曾对爱徒说：“艺术家作品，大都死后始为人重视，中外一律。上海黄宾虹居士或赏识余之字体也。”这样的心态，在艺术是执着，在佛理就成执著，他正是以执著的心态对待诸艺的，又怎能舍弃诸艺呢。所以，他从“诸艺俱废”退而求其次，转为“惟书法不辍”，固然在意料之中，而最终“诸艺未废”也不在意料之外。可是，传奇不奇，总使人黯然惆怅。不过，法师以书法、进而又以绘画音乐与人结缘，固然是难以割舍艺术，同时，更是意在弘教，为此接引资粮。这一层心意，庄严诚净，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他如此行事尽管在学理之外，却在教理之中。因为，法师向佛的旨趣，始终是佛教的，而不是佛学的。这一点，从他选择的宗门，就可以见出。林子青写道：“他修持弘扬的是律行，崇信的是净土法门”；他的僧友瑞今也说，法师“惟对律宗最感兴趣，而研究尤深”。中国佛教有中观、法相、天台、华严、禅、密、净土、律八宗，法师关注的净土宗与律宗，宗教意味最多，哲学色彩最少。前者念佛，后者苦行，都侧重宗教的行仪。而天台、华严、中观、法相、禅诸宗则以义理精深圆澈著称，是佛家哲学正脉。所以，我们不能忘记：他，只是佛教律师弘一，而不是佛学哲人弘一。佛学哲理不能成为衡定法师言行的坐标系，因为佛学与佛教原本就不在一度空间。对“诸艺未废”，我们完全可以释然：这是佛教所

昔不善他事。故令随喜。除嫉妬除起平等心。

見善而歡喜。

慈惠勸修持法論。

九十最善誦。

(第十) 先誦文。後解釋代苦。

正頌。

受戒前心行勇猛代苦
多苦不懼
長苦不厭

或此。最難代苦。至佛果乃能代。現在由悲心決定自義勝益。

西世事不現

往府如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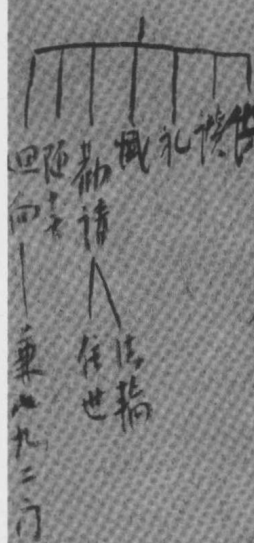
廣區即子。

黃初。依託文昔。

天章十門文。及十迴向品中初迴向章。

昨日所誦。誦誦。供養。及今日所誦。九十二門。願常記憶。

懺儀即此十門。且舉占察懺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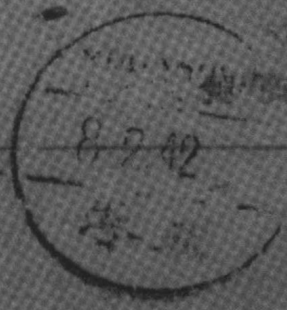


即刷品
單推子

李子芳遠居士收

永春 太平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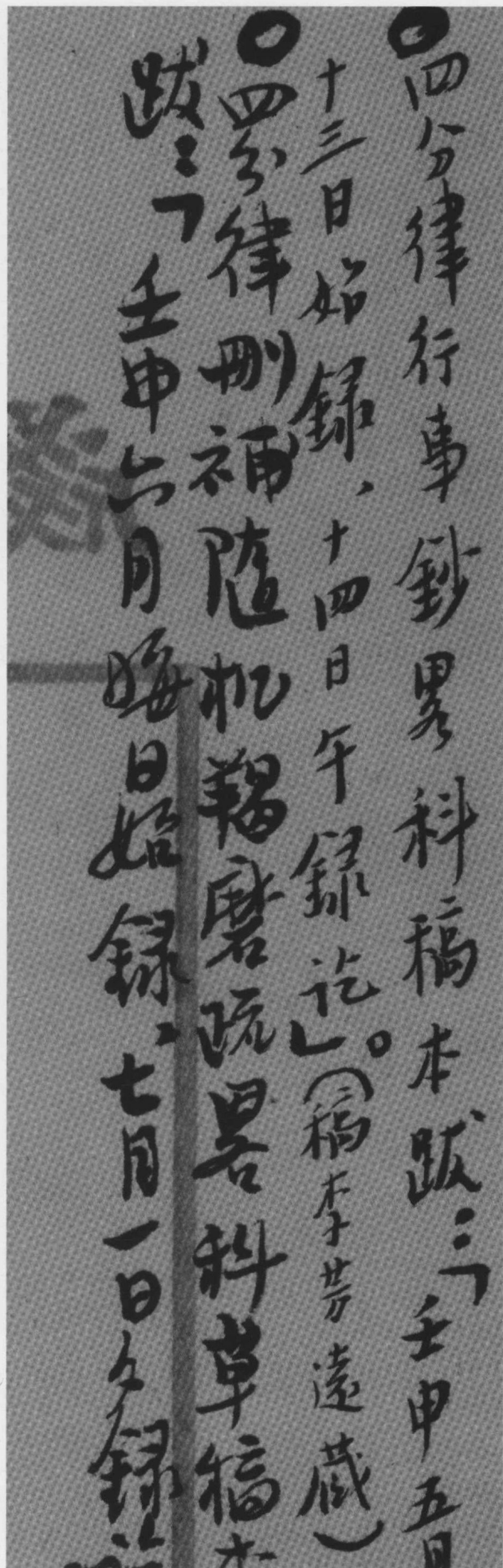
泉州銅佛寺弘一寄



需，当然不必为佛学所许。何况，传奇纵然坏灭，法师弘教的虔敬自能常住。

但是，为什么大家视“诸艺未废”不见，只提“惟书法不辍”呢？其实，法师倘若真能“惟”习书法，倒也合理。虽不合佛理，却合艺理。因为书法在视觉诸艺中最易远离感官的撩拨，故而最易流露自在之趣，这与佛学理境尽管神离，却是貌合。视觉艺术的至境，始于局部笔精墨妙，终于整体毫无撩人眼目之感，古人称之为既辣且老、或者痛快又兼沉着。笔墨精妙，视觉诸艺或许相通。但要避免招摇炫目，在艺术上的难易程度就可能不同。书法仅以文字为形，造型万变也难离文字固定的结构；又仅以黑白为色，色调也属淡雅。纵然欲做惊人之状以招摇过市，也不致于出格过远。相形之下，绘画造型总要另行概括抽象，变化多端，稍有不慎，即趋向丑怪招摇，堕入恶俗；就色而言，即便以黑白为色，也需墨分五色，何况还有赭石花青石绿石青朱砂藤黄胭脂洋红另兼泥金，更比黑白耀目，更易流于火气而难得“士气”。清人说得好：“淡而穆，易；浓而穆，难。”以形以色，书法淡而绘画浓，书法比绘画易于全局在握而免于眩惑。而李叔同在皈依后，不但恪守书法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且更加敛抑点画锋芒，不作炫人眼目的雄姿或媚态。这种全然摒弃感官愉悦的超然意趣，与佛门义理讲求的超脱虽不一致，因为一者“有待”一者“无待”，可也不相冲突，因为同为自在。那么，佛门清净之地，应该还容得下这清净之书罢。难怪他的艺术活动往往被人定格为“诸艺俱废，惟书法不辍”，而不及其余。毕竟，其它艺事，少为人知；而法师墨迹大量存留，这是不争的事实，不可不提。而且后者虽有违佛理，可他书法的古澹与佛境的超然，倒隐隐相通，而其它诸艺似乎与之相距颇远。所以，法师僧俗两界的弟子故旧，将他出家后的艺事四舍五入，未必是有心之举，却暗合艺理，又在无意间依循了“为尊者讳”的古训，使这山中传奇不至失色。

锦瑟可以无端有弦，文字却不能无端而发滔滔如上。今年，是弘一法师诞辰125周年。而近日，法师的一批罗汉画惊现于世。这批画由弘缘居士收藏，其中的册页请陈星先生编辑成《弘一大师罗汉画集》，已交西泠印社出版。我们既然已经知道，法师虔心弘教，诸艺各有尘缘，不必“俱废”，那么对此自然能够有惊无奇。斯人已逝，他留下的，是终将归于虚无的物；带不走的，是虔诚的心。这，或可成就另一个传奇。



前挂號寄上

佛號一包想達

丈室已往安州

否甚念蔡西因

居士近亦往安州

或在中學或在他處
乞詢問即知 其人

品字重復甚可與

之為友 其人 今住本

來寺 暫不他往并

乞轉達西因

仁等若至杭州希

來後 惟每日晚客時向以

下午三時至五時為限

CARTE POSTALE—CHINE.

片信明郵國華中



蘇州

皮市街七十二號

尤玄父居士

若往他處
乞為轉達

只寫收信人名姓住址

杭州靈隱

五寺橋

本來寺

知一室

七月十九日

性老法師 慈鑒 前寄
 書目經已收到 後字於
 中秋後出外雲游現任金
 仙寺駐經 血書馬路市
 附掛子壽上乞收入 內計
 贈 座下山殿一對
 贈 多致贈 後書第一一
 贈 品行第三、四人各一
 共四帛 將來 樓寫字行
 司 某某師 啟
 又心願數帛乞隨 贈
 謹陳順叩
 法友 白雲音和
 十月十四日

CARTE POSTALE—CHINE.
 片信明政郵國民華中

右邊只寫收信人名姓住址

性願老法師

承天寺

廈門

泉州

鳴鶴場

金仙寺

弘一

泉州

廈門

2 REPUBLIC OF CHINA POSTAGE



张荣庆

字靖颐，别号退楼。1938年生，河北安国人。

大学攻读建筑学，在京从事建筑设计工作多年。一九七九——一九八四年，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文艺部当编辑。一九八四年五月，转中国书法家协会，历任研究部副主任、主任。职称编审。主要从事全国书法学术活动之组织及理论研究工作。

退楼碎语

张荣庆/文

客居京城一晃四十多年，一直过着平头百姓的日子。北京有句俗话叫“没事找乐”，我的平庸生活中自然也有所乐，乐之深，便成嗜好，大抵有三：一是抽烟，二是看书，三是写字。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建筑，后来稀里糊涂竟给掉丢，干起书法这一行了，但写字对我来说，终究不过是顺手玩玩而已，并非天天写，甚至可以十天半个月不摸笔的，抽烟呢，知道是一种恶习，却改不了放不下。我的看书亦不足为训，既杂且乱，毫无章法，因循日久，病入膏肓。家务活老伴全包了，所以平日除去公私应酬之外，在家的大部分时间几乎是泡在书里。我跟书的情份，仿佛可以比之王子猷之爱竹——“不可一日无此君”也。粗人若我固谈不上王子猷那种雅怀，然于所爱之物的痴迷、傻劲，盖相通耳。

我的读书兴趣，和写字的兴趣差不多，也是从小养成的。学生时代就喜看课外书，多为古今中外的文学小说。上高中时，班里同学有一部《聊斋志异》，我便借来有空就抱着啃，书中故事了如指掌不说，我后来之所以阅读文言文的古书，实多得益于此，我搜集了不少周作人的书，知堂先生文章里也谈到小时候对背诵经书兴味索然，他的古文底子和知识的获取，也大多都是通过偷看《聊斋》之类的“闲书”解决的。

好看书的人一般都喜欢买书。以前因为没有几个余钱，零零星星买过一点，很少；逐步较多的进书，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事了。我特烦陪老伴进商场，不一会就喊累，托她的后腿。她逛兴正浓，自然就没有好脸子给我看；可是一钻入书店或书市，那精神头就大不一样了，寻寻觅觅，翻翻看看，一连几个小时，站的两腿发直，两手脏兮兮，还蛮乐乎，并且还多多少少总有所获。我的书就慢慢多了起来。

书多了，总得有个书房搁书。书房因人而异，我的书房虽然大不起眼，却也敝帚自珍，且亦颇有些话想要说说的。

我的寓所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东连长安街）北侧的一栋高层楼内，先是住一楼的一间半，后来又多了三楼的两间半（此楼盖得早，都没有厅），我的书房也就由一楼移至三楼，有了书房，也想附庸风雅起个斋号。过去文人取斋号都很讲究；不妄乃俗人，想讲究也雅不起来，只好拿眼面前的东西说事。稍加考虑，还真有自己的一点说道：我已经退休了，此其一；其二，我所居之楼，面向长安街，从马路边算起往北退后约六米；其三，我之为人一向与世无争，常以谦退为本分，尤其遇上躁进强力之人，总是要退避三舍不与争锋的，于是乎我的斋号就想定了两个字，叫做“退楼”。



北京房价涨势之速，举世皆知。前几年郊区的房价便宜，我花了有限的钱在昌平区燕山脚下的香堂文化新村买下一处房子，小产楼，两层楼带院子。装修允许再加一层，我是搞建筑出身的，全是自己设计，尽量从简，少花钱。占地不到半亩，建筑面积将近四百平米，外加院子一百五十平米。房子收拾好以后，这两年我跟老伴除了有事回城，在这里居住的时间相对要多了。二楼东端头一个约五十平米的厅辟为我的书房。这下可好，我的“退楼”又向北退后了可不是几十米而是五十公里。

看看比较详细的《北京市地图》就知道，香堂村大体位于号称“龙脉”的北京城中轴线的最北端，正对天安门。这里远离市嚣，空气很好。我所居住位置亦甚佳、南面是大片苹果园，远处绿树葱茏，一望无际，倘遇冬天降雪，又是一览无垠的白。老伴在院子里陆续栽植了石榴、樱桃、海棠、葡萄等果木，还种点黄瓜、豆角、西红柿、辣椒、南瓜、丝瓜等蔬菜，颇有了一点田园风味。我生于保定的农村，也是在那里长大的，现在我常跟朋友们说，我又回归大自然了。

从1984年入中国书协工作，我的读书、买书随之转向跟书法直接或间接有关文史之类，现在已有多少书，没有清点，估计当逾万册。我的书现在是分置

两处：香堂书房定做了总长七米、高二点三米、可摆双层书的七个书柜，书已放满，卧室又堆了好多。城里的书房早就塞满了，或因仍在不停地买书加上友人的赠书，那里的书并不显少。

我在光线明亮的香堂书房内还放了一个4×1.6米的大书案，写字看书的条件较之城里书房之昏暗局促，可谓鸟枪换炮了，这也因此成为我的以书会友的惬意所在。

我有时候写点东西，还是传统老办法——手写。如果写篇评论之类的文字，拍拍脑袋瓜子，马马虎虎还行，但写考据性的文章，情形就不一样了。我写过一篇约万字的《王（文字志）考略》，引用书至数十百种，手头的书幸还够用，基本没有外求。

我的闲言碎语差不多也该打住了。说来说去，我觉得只有读书才是我生活中的最大乐趣。读书，是我给自己营造的一个自由驰骋的精神家园，徜徉其间，感悟前贤的嘉言懿行，减却诸多烦恼和寂寞，心态得以平静，生活得以充实；至于读书使我增长见识，尤其是对我写字治学之潜移默化的辅益，那是自己最清楚的。